◆经典古籍◆

《冯氏锦囊秘录》嗣育理论探析

周轩[1]，彭草云[1]，朱君华[2]，陈峰[1]，沈凤飞[1]，苏莹莹[1]

1. 嘉兴市第一医院，浙江 嘉兴 314001；2. 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梳理总结清代医家冯兆张所著《冯氏锦囊秘录》中关于嗣育的相关理论，旨在挖掘探析其理论要点与学术特色。冯兆张认为男女嗣育有子的生理基础在于女子经血调畅，男子精气充盛，并能交合有时；其治疗男女无子者，女子重在畅通胞宫，男子主在调和五脏，既重视温补阳气又反对纯用辛温，同时强调受妊之后要注重胎前调摄，其特色理论可为现代临床诊治相关疾病提供一定的参佐。

［关键词］《冯氏锦囊秘录》；嗣育理论；胎前调摄；冯兆张

［中图分类号］R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6-7415（2025）02-0052-05

DOI：10.13457/j.cnki.jncm.2025.02.010

Analysis of Theory of Childbearing in FENG´s Secret Record

ZHOU Xuan[1], *PENG Caoyun*[1], *ZHU Junhua*[2], *CHEN Feng*[1], *SHEN Fengfei*[1], *SU Yingying*[1]

1.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axing, Jiaxing Zhejiang 314001, China; 2.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theory about childbearing in FENG Zhaozhang′s book *FENG′s Secret Record*in Qing Dynasty, aiming to explore its theoretical points and academic features. FENG Zhaozhang believed that the physiological basis for male and female to have children was women′s smooth menstruation and men′s full essence qi, and they could copulate regularly.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emphasis was paid to unblocking women′s uterus with appendages and harmonizing men′s five zang-organs. Besides, FENG not on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warming yang qi and opposed the pure use of acrid-warm medicinals, but also emphasized that pre-fetal adjustment should be highlighted after pregnancy. I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moder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related diseases.

Keywords: *FENG′s Secret Record*; Childbearing theory; Pre-fetal adjustment; FENG Zhaozhang

《冯氏锦囊秘录》简称《冯氏锦囊》，作者为清代医家冯兆张。冯兆张（下文简称冯氏），字楚瞻，浙江海盐人，生活于明末清初年间，其业医40余载，擅治内、外、妇、儿各科诸症，学术上崇尚温补之法，推崇命门之说[1]。《冯氏锦囊》由冯氏历时30年撰写而成，其广搜民间验方，博览前贤论著，荟萃历代医家之精要，同时删繁就简，参以己见，著成全书共49卷，内含《痘疹全集》15卷、《杂症痘疹药性主治合参》12卷、《杂症大小合参》14卷、《内经纂要》2卷、《脉诀纂要》1卷、《女科精要》3卷、

［收稿日期］2024-04-11
［修回日期］2024-10-22
［基金项目］浙江省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GZS2021037）
［作者简介］周轩（1995-），男，中医师，E-mail：1484595562@qq.com。
［通信作者］苏莹莹（1986-），女，主治中医师，E-mail：723983045@qq.com。

《外科精要》1卷、《药按》1卷，实际为8种医书之合编。书中所载内容丰富，于内、外、妇、儿各科杂病均有研究，并附以验方验案，此外亦涉及医理论述、脉候诊法、药味炮制、医方考案及导引养生等诸多方面内容，实可谓医学之全书，刊行后为后世医家所重，并传至越南[2]，学术影响深远。其中，《冯氏锦囊》中对于男女嗣育也有着较为丰富的理论阐述，主要见于《杂证大小合参·卷十四·方脉阳痿》《女科精要·卷十七·嗣育门绪论》《女科精要·卷十七·受胎总论》等篇章，现对其中相关理论要点试作探析，以飨同道。

1 男女有子的生理基础

《女科精要·卷十七·嗣育门绪论》云："天地之道，阴阳和而后万物育，夫妇之道，阴阳和而后男女生。"[3]又云："种子之道有四，一曰择地。地者，母血是也。二曰养种。种者，父精是也。三曰乘时。时者，精血交感之会是也。四曰投虚。虚者，去旧生新之初是也。"[3]冯氏采纳明代医家王肯堂之论述，明确指出"择地""养种""乘时""投虚"四者乃种子成功的四个关键要素，即冯氏认为男女之精血盛畅如常，阴阳交合之时机得当，是男女能够孕育有子的重要生理基础。

1.1 女子能孕重在经血调畅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4]《女科精要·卷十六·月经门诸论》指出："任者，妊也，此人生养之始……任脉主任一身之阴血，太冲属阳明，为血之海，故谷气盛则血海满，而月事以时下也。"[3]冲为血海，任主胞胎，女子岁至十四，冲脉血海始得充盛，并伴任脉胞宫畅通，两者相滋，经血月事始来。《女科精要·卷十七·嗣育门绪论》曰："是故欲求子者，必先审妇之月经调否。"[3]经者，常也，其指出若经血调畅，疏泄有常，月事应期而至，按期而止，是为血海化生有源，是女子能孕的基础。若月事不能按时而下，期有不调，是为水谷不养，冲任不畅，血气不平，则难受孕。

1.2 男子能育贵在精气充盛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丈夫……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4]男子年岁十六，亦有天癸而至，但以精气溢泻为其特征表现。王冰有云："男女有阴阳之质不同，天癸则精血之形亦异，阴静海满而去血，阳动应合而泄精。"[4]男子之精，非肾脏独有，而是源产五脏，而后封藏于肾，并受心神调控。《杂证大小合参·卷十四·方脉阳痿》曰："肾为藏精之都会，听命于心君，若能遗欲澄心，精气内守，阴平阳秘，精元固密矣。"[3]男子五脏平和，精气充盛，并能固藏不外泄，是男子能育的基础。至于固精之道，袁了凡则明言："一曰寡欲，二曰节劳，三曰息怒，四曰戒酒，五曰慎味。"[3]其强调日常之中，纵欲、过劳(包括房劳、目劳、耳劳、心劳等)、大怒、酗酒、饮食浓郁等皆易伤精，应避免之。

1.3 男女当交合有时，并能足岁孕育 《女科精要·卷十七·嗣育门绪论》曰："凡妇人一月经行一度，必有一日氤氲之候，于一时辰间，气蒸而热，昏而闷，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状，此的候也……顺而施之则成胎矣。"[3]又曰："妇人月经方止，金水初生，此时子宫正开而虚，惟虚能受，乃受精结胎之候……过此佳期，则子宫闭而不受胎矣。"[3]指出妇人一月之中存在一时"氤氲之候"，又称"的候"，为妇人情欲发炽之时，此时若逢月经已净，旧血去而新血生，子宫虚开，则正为男女交合之佳期，精血百脉齐到，最易受妊结胎。所谓"氤氲"，《广韵》注为"元气盛也"；《康熙字典》载曰"天地合气也"。因此"氤氲之候"正为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人体精血交感、阴阳转化之最佳时候。另一方面，冯氏又指出孕育之事不宜年岁过早，其云："然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3]冯氏认为应待男女足岁之后，阴阳气血完实，再行孕育，如此产子方寿，具有倡导优生优育的理念。

2 男女无子的病因病机

2.1 女子无子主因血气不调 《女科精要·卷十七·嗣育门绪论》指出："妇人无子者，或经不匀，或血不足，或有疾病，或交不时，四者而已。"[3]妇人不育究其原因，主在血气不调。血气不调之因又分虚实两端，实为邪气盛，例如六淫七情之邪伤及冲任，或有积血积痰，凝滞胞络，多见于肥盛妇人，其人"禀受甚厚，恣于酒食，不能有胎，谓之躯脂满溢，闭塞子宫"[3]；而虚为精气夺，例如元阳不足，子宫虚冷，或是脾胃受损，不能荣养冲任，多见于瘦怯性急妇人，其人"经水不调，不能成胎，谓之子宫干涩无血，不能摄受精气"[3]。

2.2　男子无子主因精气不足　男子无子者，《女科精要·卷十七·嗣育门绪论》曰："有肾虚精弱；有禀受不足，气虚血损；有嗜欲无度，阴精衰竭。"[3]男子不育究其根本，皆因精气不足。而不足之因，一方面为素禀本虚，元气不充；一方面为年岁渐长，精血自亏；一方面为中气怯弱，脾胃不和；而更多的则为纵欲竭精、内竭致痿，或是劳伤心神、心肾不交。《杂证大小合参·卷十四·方脉梦遗精滑白浊合参》云："百病皆生于心，百病皆根于肾。"[3]人身之中心主君火，肾寄相火，欲无火不动，纵欲过度则心火扰动相火，而致精关不固，精气失守，日久则发为阳痿。《杂证大小合参·卷十四·方脉阳痿》云："若心气先时妄动，精气定难坚固""此皆痿之渐也。"[3]又心主神，肾主智，过思忧虑则神驰于外，心火不能降；过劳恐惧则智乱于中，肾水不能升。《杂证大小合参·卷十四·方脉阳痿》云："以致上下不交，水火不媾，而为阳痿者，更多矣。"[3]

3　无子的治疗要点

3.1　女子不孕治以和血畅胞宫　女子不孕者，治疗重在和血调经，畅通胞宫，使"月事无愆期之患，子宫无阻塞之虞"[3]。例如妇人肥胖，子宫脂壅不能受孕者，治疗可参《女科精要·卷十七·嗣育门绪论》所说："宜燥湿痰，如星、半、苍术、台芎、香附、陈皮，或导痰汤之类。"[3]。又例如妇人瘦怯性急，阴虚血热不能受孕者，治疗"宜凉血降火，如四物加黄芩、香附，养阴补血及六味地黄丸之类"[3]。再例如妇人风寒侵袭，胞宫寒凝者，治疗"非得温暖药，则无以去风寒而资化育之妙，宜用辛温之剂……散风寒，暖子宫为要"[3]，如用诜诜丸[3]、八珍散[3]等。

3.2　男子不育治以填精调五脏　男子不育者，治疗主在益气填精，而精生于五脏，故"务调五脏，精气俱充"[3]。例如先天脉小，禀元气不足者，则如《女科精要·卷十七·嗣育门绪论》所述："宜多服人参膏，或加芪术。"[3]又如后天体肥，中气怯弱者，可"补中益气汤，加鹿角、枸杞、制附子、锁阳、苁蓉之类，兼补相火，宜减厚味肥甘"[3]。再如阴水不足，黑瘦身热，肠胃燥涩者，则"宜六味加知柏、归身、枸杞为丸服之"[3]。

另外，冯氏又十分推崇八味丸的使用，且在化裁服药上独具心得，《杂证大小合参·卷十四·方脉阳痿》载："八味丸，久服多服，能令肥健多子。若阴虚甚，则多加熟地；阳虚甚，则多加桂附；胃虚甚多加山药；胃虚寒，去丹皮……气虚下陷补中汤送服；心脾不足归脾汤送服。如是久服不间，则五脏平和，脏腑精血日长，输归于肾，不壮阳而阳自壮矣。"[3]冯氏有言："六味地黄丸专补左尺肾水，八味既补左尺肾水，兼补右肾相火。"[3]又言："六味地黄补阴阳之小剂，八味地黄救阴阳之大药。水中寻火，其明不熄；火中求水，其精不竭。"[3]冯氏认为，八味丸能温助少火，少火生气，元气盛则五脏阴阳俱充，而肾中之水火得以和济，实为温脏益精、坚固根本之要药，冯氏尤喜用之，并谓其方补中有泻，泻少补多，故"久服而无偏胜之害"[3]。另一方面，冯氏也强调："设遇症候不同，难以地黄原方纯用者，或将分两轻重变通，或佐助可以入之药一二，则本方之力量既存，而辅翊发生之功愈见。"[3]其在八味丸的化裁使用上亦灵活而变通，例如左尺洪数，阴甚不足，则增熟地味厚填精；右尺微细，阳甚不足，则增桂附温散补火；右关无力，脾胃不足，则增山药补脾化源等，此外又有一系列特色送服法，例如元气下陷，煎补中益气汤送服，则提中气，固根本，使三焦元气常在，冯氏曰："如此煎汤送丸，皆因病急不能久延，标本须得并顾，故借煎药之锐气，以开前导之先功……煎剂之功少过，丸饵之性复萌，从根本以及三焦，阳和常在，意深远矣。"[3]从而达到随证治之，功效倍验之目的。

3.3　治疗辨证施温补，忌纯用辛温　《杂证大小合参·卷十四·方脉阳痿》有云："然阳者生人生物之本，天地造化之机也。得而保之，可以生发而无疆。"[3]《女科精要·卷十七·受胎总论》亦曰："若重阴沍寒之区，天日之光不显，则物生实罕。"[3]对于无子者，无论男女，冯氏都十分强调温补阳气的重要性，必求下焦命门火旺，胞宫温暖，才可有孕育生发之机。

但同时，冯氏又明确反对纯用辛温之药，认为徒事辛温不兼补养，反增燥热之弊，而易耗伤阴血。《女科精要·卷十七·嗣育门绪论》指出："但人之孕胎，阳精之施也，必阴血能摄之……是以不能摄受精血者，又不可纯用辛温之药矣。"[3]冯氏认为，成胎生子重视助阳的同时，又不可偏废一端，强调辛温之药的使用，当以内滋真阴、益血填精为

基础前提。尤其对于男子阳痿之证，冯氏强调乃“阴阳内竭之候”[3]，治疗当精血并补，心肾同调，阴阳兼顾，忌一概治以辛热强阳。《杂证大小合参·卷十四·方脉阳痿》云：“若欲兴阳，先滋筋力，然筋力之强，由于精血之所养，今人不滋补精血，而徒以热药为事者，犹釜中无水而进火也。”[3]“当以养心补肾为根本，而以填精补血为佐助，补阳以为阴之主，补阴以济阳之用。”[3]其常用补骨脂丸、还少丹、大造固真膏等方，且喜用人参，“惟人参能补无形之气，生出有形，实为补气壮阳之妙用，胜于热药多多矣。”[3]

另一方面，也并非所有阳痿都因于虚，如年少之人，志意不遂，阳气不舒，气郁化火，壮火蚀气亦可致痿，《素问·痿论》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宗筋弛纵，发为筋痿。”[4]其病位则在肝，“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4]。治疗可参《杂证大小合参·卷十四·方脉阳痿》中所曰：“但宜舒郁不宜补阳……此非真火衰也，乃闷郁之故也。宣其抑郁通其志意，则阳气立舒，而其痿自起矣。”[3]此类阳痿皆因气火闭闷不能发越，肝失疏泄，而致精血不布，宗筋失荣，阳道不振，药则可用龙胆泻肝丸、逍遥散、越鞠丸之类，治以理气开宣，畅达郁火，从其所愿而通其神思，则经络不滞，血脉尽通，不施温补而阳气自复，即所谓“木郁达之”“火郁发之”。然而医者若不加明辨，妄用兴阳燥烈之药，则多犯“虚虚实实”之戒矣。

4 胎前调摄

男女媾精，虽已成孕，但仍需注意加强调摄，可直接影响后期能否顺利产子以及出生后子女体质的壮弱情况。《女科精要·卷十七·受胎总论》有云：“当胚胎之始，真气方遇，如桃花凝聚，其柔脆易伤也。食必忌辛辣，恐散其凝结，味必稍甘美，欲扶其柔脆……故胎前可不慎为调摄。”[3]调摄包括情志平和，饮食清淡，起居谨慎，房室有节等诸多方面。如《女科精要·卷十七·受胎总论》曰：“受妊之后，宜令镇静，则血气安和，内远七情，外薄五味，大冷大热之物皆在所禁，雾露风邪不得乘间而入，亦不得交合阴阳，触动欲火，谨节饮食。”[3]另外，妊娠期间一般不轻易服药，以免破血伤胎，前人有妊娠勿治之说，但冯氏却不固泥于此，对于一些邪盛正衰之人，其明确指出：“苟执方无权，纵而勿药，则母将羸弱，子安能保？”[3]急当祛邪安胎，免伤生气。冯氏强调妊娠用药的基本原则在于衰其大半而止，“盖药之性味本以疗疾，诚能处以中庸，与疾适当，且知半而止之，亦何疑于攻治哉！”[3]而在具体用药调摄方面，又还有以下一些特殊之处。

4.1 胎前宜顺气 肥盛妇人，奉养太过，肥满之躯，其气多实，虽已受孕，不可过补，“缘气得辅则愈锢”[3]，反有气滞之患，而易致难产，“不若耗之以助其流动”[3]。《女科精要·卷十七·受胎总论》曰：“故胎前宜顺气，气顺则不滞，枳壳散、束胎饮，皆为气实肥盛安佚郁闷者立法耳。”[3]常用益母草、砂仁、木香、枳壳、紫苏等药物。

但另一方面，对于形肥之人，亦存在气虚之质，且其人活动少，“久坐其气不运而气愈弱”[3]，因此气药如香附、砂仁之类耗气之品又不可过用。《女科精要·卷十七·受胎总论》曰：“香燥之品，气血两伤，求以安胎，适足以损胎矣。”[3]治当补气与理气并施，“但气虚者，宜补气以行滞，用参、术、陈皮、归、芍、甘草、腹皮。”[3]

4.2 胎前清热养血，惟在抑阳助阴 《女科精要·卷十七·受胎总论》云：“盖妇人平居，阳气微盛，无诸疾病，则受娠自能经闭以养胎。若阳气太盛，则阳搏于阴，乃经脉妄行，胎始不固。”[3]妇人产前，或因劳神动怒，或因情欲之火，易致阳气偏亢，相火袭扰，热耗气血，而胎动易堕，故当服清热凉血安胎之药以抑阳，令血循经养胎而不妄行。但同时又不可单用寒凉，恐有胎寒腹痛之患，故又当佐以内补丸、四物汤之类以助阴，《女科精要·卷十七·受胎总论》曰：“妇人妊娠，惟在抑阳助阴……则阳不至强，阴不至弱，阴阳调而孕安。”[3]

4.3 健脾补肾固胎基 《女科精要·卷十七·受胎总论》曰：“胎元以脾胃饮食为本，母子咸赖之。”[3]又曰：“清热养血之后，惟以补脾为要，此培后天元气之本也。”[3]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为一身之津梁，若脾胃水谷运化功能强健，气机升降出入正常，则母子得养，胎息调畅。因此对于一些惯堕之妇，表现为食少倦怠、中气不调者，治当先理脾胃、健运中焦，可服补中益气汤之类。而对于一些形瘦血热、胎动不安之妇，又当清热泻火、健脾安胎并施，常用药如黄芩、白术等，即“白术益脾，以培万物之母，条芩泻火，能滋子户之阴，与其利而除其害，

其胎自安。”[3]

同时与此相对，冯氏又引述赵养葵之论，认为“两肾中具水火之原，为冲任之根，而胎元之所系甚要”[3]，强调“所以安胎先固两肾，使肾中和暖，始脾有生气”[3]。因此冯氏指出：“若养葵则不用芩、术，而以地黄饮加杜、续以补肾，夫胎系于肾，肾固则胎自安，此补脾不如补肾之要妙也。”[3]赵养葵常用六味地黄壮水，八味地黄益火，又出入杜仲、续断、阿胶、艾叶、当归、五味之药以调经，以热病治凉，寒者用温。

事实上，健脾安胎与补肾安胎之说当无先后优劣之分，冯氏明言：“各具至理，察候用之。”[3]其强调脾、肾两者并重，实际运用当结合具体情况而言。

5　小结

冯氏对于男女嗣育之理论可谓详论其要，其博采众长，集诸家证治经验之大成，且又师古而不泥古，能在前贤理论基础上发展己见。冯氏深受温补学派的影响，在男女嗣育调护上尤其重视扶助阳气，以作为孕育生化之本，正如《杂证大小合参·卷二十·全真一气汤治疗方按》云：“凡有生之物，莫不假诸阳气以为生发之根……故圣人尝药制方，总为保全此气。”[3]但同时冯氏又并不以偏概全，用药上一昧温热，而是遵循补不足、泻有余的治疗法则，阴阳兼顾，认为阴阳调和方能生子，即所谓“阳施正气，万物方生，阴为主持，群形乃立”[4]。此外，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如“弱者易育，实者难胎”“富贵之人，反多乏嗣，盖富多纵欲而伤精，贵每劳心而损神”[3]等的嗣育理论观点，明确强调形体过胖或精神情志不畅等因素是导致男女不能孕育的重要原因，这一论述在当今社会中尤其具有临床实践意义，且现代研究也已证明肥胖可导致女性排卵功能障碍和月经周期异常[5]，而慢性心理应激可导致男性精子质量降低[6]。

因此综合看来，《冯氏锦囊》所载嗣育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挖掘探析，为现代临床诊疗提供参佐。

[参考文献]

[1] 覃薇. 明末清初医家冯兆张学术经验研究[D]. 南宁：广西中医药大学，2021.
[2] 管琳玉. 越南医籍《新镌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的研究[D].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8.
[3] 田思胜. 冯兆张医学全书[M]. 2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4] 佚名. 黄帝内经素问(梅花版古籍丛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4，5，49.
[5] 刘双，赵昭朋，孟庆艳，等. 肥胖对女性生育力及辅助生殖技术结局的影响[J]. 生殖医学杂志，2023，32(10)：1597-1602.
[6] 邹鹏. 慢性心理应激致男(雄)性生殖损伤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相关机制研究[D]. 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2019.

（责任编辑：冯天保，邓乔丹）